

丈夫早晨上班,在报上首先看到一则停电通知,巧的是,自己家里正属停电范围。

一整天,丈夫都恍恍惚惚。因为他被停电停住了。去年夏天,遇到线路改造,三天两头就停电,不但因电压不稳烧坏家里的冰箱,而且丢失了电脑中的若干文件。炎天夏夜,在床上辗转难眠,翻来复去“烙饼子”的滋味,至今仍心有余悸。

下班回来,离传达室老远,丈夫就带着侥幸心理喊:“李叔,白天停了电吧?”“没哩。”有些失望地进屋,妻子果然照吩咐做好饭菜。吃过晚饭,丈夫习惯性地拿根牙签,又搁下:“赶快洗澡。”开好水又对妻子说:“你先洗,我摸黑都行。”

先后洗完,两人收拾妥当。丈夫提议:“只剩半截蜡烛,不得够,出去买点。”

黄昏,散步的人真不少。碰上认识的,个别甚至叫不出名字,丈夫都要一扬蜡烛,关切地提醒:“要停电哟!”

回来仍是灯火通明。妻子欲把蜡烛放柜子里,丈夫立即批评:“你咋不动脑筋,隔会儿黑灯瞎火,哪个找嘛?”依言把蜡烛和包火柴捆在顺手的茶几上,才八点,妻子惦记着赚人眼泪的连续剧,就起身开电视,刚插电源,丈夫阻拦:“别看电视,马上就要停电,我连空调电哟!”

那天中午,我在一个饭馆外要了一份土豆丝和四个煎饼,坐在树荫下吃。旁边一个桌上的客人结账走了,一个老人走过去围着桌子看,他看上了用塑料袋套着的那碗小米稀饭及半个煎饼。走过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说都拿去,并给他一双客人用过的筷子。老人几乎是转身之间便吃完了。服务员说,还有这些,土豆丝,肉,都给你吧。老人不屑地说,我咬不动那些,要不要。他站着还没走。服务员来收拾空盘子碗要走了,他忙说,给你的筷子。不要了,那是一次性筷子。服务员看都没有看他,端着一堆盘子碗走了。

这么好的筷子不要了,老人万分不解地低头嘟囔着从我身边走过。我拿起一个煎饼给他。他笑着说,走到一边又很快吃完了。便站在路边看来往的行人。

调、电脑都不开,就是怕遭影响呢。”妻子几百个不情愿,只得在一边看晚报。

叮铃铃,响起清脆的电话铃声。曾多次盛情邀请均被推辞的科头说晚上没事想来窜门。丈夫受宠若惊,连声欢迎,突然一怕脑勺:“您大驾光临,寒舍定会蓬荜生辉,可糟糕的是,今晚我们这里要停电,改天,我去接您……”只听得那头淡淡一声算了嘛。丈夫挂了电话,若有若无。

热。妻子欲开电扇,丈夫不耐烦地说:“隔会儿要遭烧!”实在烦闷,妻子只得从窗缝里翻出两把老蒲扇,两人一左一右扇起来。连报纸中缝都看遍了,电还没停。妻子想抱怨,可是看着丈夫安然有其事正襟危坐的样子,忍了。

后来,丈夫却不知咋的长吁短叹,一会儿去阳台望望,一会儿去阳台望望,又捱一阵,妻子终于没打着呵欠:“我再等会儿,停了电,就睡。”妻子无奈,嘀咕着进了卧室。

深夜11点钟,丈夫有些熬不住了。折腾一晚,该死的电还没停,更严重的是竟把领导得罪了。睡眼惺忪盯着白花花的灯泡,终于忍不住打114,查供电局的电话。几经周折,总算打通了,丈夫对着话筒就吼:“嘿,格老子的,你们到底哪阵子才停电哟!”

我料定他一定到城市不久,他的脸膛是乡间的太阳晒得紫红的那种健康,他说一口我家乡的话,穿的衣服

是家织的粗白布,家乡人叫做布衫。整个衣服并不脏。他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要讨饭?这让我对他产生好奇。

付账时我发现包里有小袋麦片,我路过他身边时给了他,他高兴地拿在手里看。我问他,你这么老年纪为什么要出门?你有儿女吗?老人咧开嘴开心地一笑,露出

“发表”在词典里有两解:一是向人们表达什么,一是在刊物上登载什么。

表达什么算是发表,那么每个人都发表过作品。婴儿落地,“哇——”的一声,就是向人们发表了一篇鲜活生命诞生的伟大诗篇。

表达什么,只要有作者和听众就行了,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发生,容易!

甚至作者还专横霸道:像婴儿出生,皇帝老子来了也挡不住他哇哇的哭声;像有些领导作的“官、大、套、空”的报告,千军万马也得俯首听命。

也有听众刁蛮无理,婴儿落地不吱声,医生们准会提起两腿捆上两巴掌,“哇”的一声,才皆大欢喜。像听报告的,秘书熬更受夜写,领导苦口婆心讲,台下竟愣是些织毛衣、看报纸、编闲话的。

所以,我觉得只有在刊物上发表作品,那个“发表”说出的话才正式,才文化。它是通过媒体向人们表达。其间多了个重要人物和环节:编辑、把关。就像产品通过检验一样,他不让你说,那你的话就烂到肚子里沤粪吧。读者也随意,愣你天花乱坠地写,只要不翻书,你也打搅不了他。所以,那儿的景象是写着愿写,看者愿看,心领神会,属高级的思想交流方式。可是,太难!

对于大手笔、大作家来说,发表文章,那像打嗝一样随意,因为他们满腹经纶。可我才疏学浅,想发表文章只能呕心沥血了。有人起名



大漠游

李金堂 摄

缺了几颗的牙。有儿女,他们都对我很好,我老伴死了,在家没意思,想出来看看,找个活干,找了几家,他们都嫌我老,不要我,我转转,看看,见世面就回家。他的脸上带着少年般浪漫憧憬的表情。我迟疑一下说出我的担心,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千万不能生病的,要注意身体。他更开心地笑,连声说,神秘地拍拍口袋,我有钱,有回家的钱,见够了世面就回家。我向他挥手再见。他也学我的样子挥手,再见再见。

我不知这个老人能不能算做乞丐,如果算,他便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乞丐。

“文化民工”,形象得很。

我的第一篇作品是向不满周岁的儿子发表的。我手舞足蹈地朗读完我的文稿,儿子听完,咿咿呀呀一通乱叫,虽然我听不懂他对我评价,但咯咯的笑声足已支付了这篇稿费。第二篇我觉得还成,便给先生点上烟,递上茶,照本宣科地念了一气,他倒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算是一篇狗屁文章。”

再后来便呼朋唤友,让他们把我胡吹一通。在相互吹捧得飘飘然的时候,竟不知天高地厚地组织起了文学社。伙计们为社名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定为“红杏文学社”,办起刊物《见》。赤裸裸道出了这伙人的狼子野心:想见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路,还想有朝一日红杏探墙走出大世界。不可否认,理想是团结合剂,这伙人自己出钱,买了纸张、刻字钢板、蜡纸、笔,各自开始改稿、刻蜡纸、画插图、挑灯夜战。

让我们欣慰的是刊物有不少读者,《安康日报》还转载了我们刊物的作品。有一次,我去西安医学院看病,在一个病房竟然看到了我们的油印册。一打听,原来是一个石泉的住院病

楼对面的阳台上,时时有对老人。老人都有七十多岁的样子。老人的窗户大多时候都在开着,让我几乎能看清阳台的全部。在错落摆放的几盆吊兰美人蕉万年青之间,是两张可以斜倚的竹椅,竹椅中间一只茶几上放着一把茶壶两只茶杯。

每天八点以后别人上班走了,两位老人便先后坐在竹椅上,男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把二胡,每天咿咿呀呀地拉起来,女人则拆了织了拆的在毛线中穿来穿去,有时一只猫懒懒地躺在茶几的上。

拉二胡的老人属于很有风度的一种,他曲子拉得极好,连我这音乐一窍不通的人都能听出那激昂或感伤的旋律来,从老人的气质中可以看出他退休前一定是一位曾倾倒无数观众的演奏大家,而他的妻子却象家庭妇女一样,除了偶尔给丈夫的茶杯里续杯茶以外,即使曲子拉得再好,她也不肯停顿一下手中绕来绕去的毛线。

翻开日历,才知道再过三天就是清明节了,我的心开始变得激动起来。这一夜,梦回故乡,奔赴那条幽长曲折的乡间小道,去祭奠我的奶奶的亡灵。

奶奶死时,我三岁。她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片模糊的奶迹,剪不断理还乱。我记得奶奶喜欢男孩子,对大伯二伯的几个女儿及我的两个姐姐表现出莫大地鄙视,理也不理,骂骂。但当她看见我颤颤地走来,那笑容就会在那张封冻的脸上绽放。奶奶怕热,夏秋时的傍晚,她总喜欢在老屋的院子里铺一张席子,睡在上头。枕一块砖,一边喃喃自语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给儿孙当马牛”之类的话,一边给睡在她身旁的我摇着芭蕉扇。但后来奶奶病了,不能再睡在院子的席上给我讲天神的故事了。

大伯二伯姑姑和父亲在奶奶最后的日子给她买了许多好吃的。奶奶拉住儿女们的手,依依不舍时,她从窗窝里摸出一块蛋糕,自己咬一口,然后将剩下的蛋糕送到爬在炕沿上流着口水的我的嘴边:“我娃吃,吃大了可不敢把婆忘了。”我一边吃着奶奶的蛋糕,一

守守那间烟熏得漆黑的茅屋

任山外翻成个底朝天你仍然——

清晨敲钟

傍晚打铃

把一篇篇古文读成白话

翻译注释课本和

课本以外的生活

可你远在他乡的子女

回信却日渐稀疏

信中不断出现的生字

令你瞠目结舌 不知所措

望着教室里飞出的一小雀

你叹息一声 仍然——

敲钟上课

打铃放学

用那三尺课桌

摆放你剩下的岁月

守着那间烟熏得漆黑的茅屋

任山外翻成个底朝天你仍然——

清晨敲钟

傍晚打铃

把一篇篇古文读成白话

翻译注释课本和

课本以外的生活

可你远在他乡的子女

回信却日渐稀疏

信中不断出现的生字

令你瞠目结舌 不知所措

望着教室里飞出的一小雀

你叹息一声 仍然——

敲钟上课

打铃放学

用那三尺课桌

摆放你剩下的岁月

守着那间烟熏得漆黑的茅屋

任山外翻成个底朝天你仍然——

清晨敲钟

傍晚打铃

把一篇篇古文读成白话

翻译注释课本和

课本以外的生活

可你远在他乡的子女

回信却日渐稀疏

信中不断出现的生字

令你瞠目结舌 不知所措

望着教室里飞出的一小雀

你叹息一声 仍然——

敲钟上课

打铃放学

用那三尺课桌

摆放你剩下的岁月

守着那间烟熏得漆黑的茅屋

任山外翻成个底朝天你仍然——

清晨敲钟

傍晚打铃

把一篇篇古文读成白话

翻译注释课本和

课本以外的生活

可你远在他乡的子女

回信却日渐稀疏

信中不断出现的生字

令你瞠目结舌 不知所措

望着教室里飞出的一小雀

你叹息一声 仍然——

敲钟上课

打铃放学

用那三尺课桌

摆放你剩下的岁月

守着那间烟熏得漆黑的茅屋

任山外翻成个底朝天你仍然——

清晨敲钟

傍晚打铃

把一篇篇古文读成白话

翻译注释课本和

老师:编辑也有可爱的时候,在你累得

快断气时,给你输上氧气,很会掌握火候,所以

你一定要坚持。

这个故事让我想了很久,十几年我才悟到:其实并非那青年的写作水平有了什么大的

飞跃,而是他锲而不舍的奋斗过程就是发表的最美、最动人的篇章。于是,我才谈到了编辑。

编辑手里锦绣文章千千万,可还是瞪大双

眼、多半还是四眼!永远地不停地找,找什么?

在找每篇文章的魂灵,在找鲜活的生命,在找一个跋涉者摸爬滚打的足迹,在找字里字外的

真、善、美。编辑的心总比天高,编辑的眼光永远比你手高。我终于知道,写作的功夫并不全在

文章里,重要的在文章之外:怎样学做人。

确实,编辑经常显得无情,他轻轻一挥手,

你的辛苦酝酿就会胎死腹中。但是编辑最可敬的时候也就是把关的时候,好编辑懂得去伪存

真、去粗取精,为他人做嫁衣裳,让你很美。试想,如果什么文章都刊登,岂不是让你在众人

面前丢人现眼吗?

可编辑也有可怜的时候,什么样的稿子、

乐不乐意看,他都得看。不看,你怎么知道你写的是狗屁文章?

想想这些,又好不得意。编辑是我的第一位

读者!有文化、有水平、有层次、有鉴赏能力

的读者!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不是该写吗?那么,自发出稿子之日起,就算是发表吧。

出于同情,我把文稿写得很工整。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阳台上的二胡

声始终伴随着我的写作和老人绕不完的毛线。

然而有一天,我竟然没有听到那熟悉的二胡

声,透过遮掩的窗子我看到屋子里似乎没有人,

联想到昨夜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我隐隐约约感到,

可能是那位老人有了病。

以后的日子,我时常使劲的观察对面的窗

子,希望窗子能大开一下,然而窗子却始终没有

打开,我也没由来地惆

怅了起来。

一晃过了一个月,

那天上午正在屋里睡懒

觉,忽然传来那熟悉的

二胡声,我顾不上穿衣

服,急急推开书房的

窗户,是的,声音是从对

面阳台上来的。

对面阳台的窗子果然打开了,几盆花草虽有些

发黄但依然顽强的开放着,竹椅懒懒打着毛线

的老人和茶几上摆放的茶壶茶杯都在,所缺少的

只是那拉二胡的老人。

然而,二胡的声音依然不停地流淌着。

边点,奶奶便开心地笑。

奶奶是在那年秋末死的。死时我正好在外公

家,当父亲把我带回来。奶奶已经放进了棺木,身

形如生前一样因瘫痪而弯曲,一脸安详,任泪水朝

地倾泻,鲜花向她抛洒,奶奶已不再有任何表情。

我被强按到奶奶的灵前,毫无伤痛地磕一个头,

算是与奶奶最后的告别。

多年以后当我懂事,听母亲说奶奶临终时,姑

姑问她还有什么话要交待,奶奶只说:“我想我望

娃。”每想起奶奶这句话,我的泪就莫名地滑落。逢

着清明,我跟在父亲身后,带上烧纸香蜡,到奶奶

的坟头上去,恭恭敬敬地烧了,极为庄重地向奶奶

跪拜。我轻轻地喊一声:“奶奶。”泪就涌了出来。

父亲扶起我说:“给你婆添两锨土,多烧几张纸,你

婆苦了一辈子。”我就忍不住仔细地向奶奶的坟头

修修补补一番。料定奶奶会感知的。奶奶苦了一

辈子,但愿她在天之灵,从井底捞上来的都是一斗斗

甘露,永无人间驿路上久饮的酸涩苦涩。

停电

小说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沈君

可爱的乞丐

散文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

周瑾璞